

孙诒让诗文遗稿补辑（下）

孙延钊辑 张宪文整理

先考太仆公行状

先考太仆公，天材亮特，禀赋素强。少与先仲父学士公同就傅先王父赠资政公，督课之极严。甫弱冠，从邑老儒西堂谢先生、秋槎曹先生游，即以邃学工文超轶流辈。曹先生尤喜为诗，自以为不及也。旋受知学使新城陈侍郎用光，与学士公同为县学生。以道光丁酉拔贡充己亥副贡生。甲辰，举顺天乡试。庚戌，登进士。廷试时，湘乡曾文正公读卷，得公卷深赏之，拔置第五，遂得馆选。荷文宗显皇帝特达之知，以编修入直上书房，复擢侍讲。会英、法内犯天津，京师戒严，公两上封事，请早定战，议论至剴切。文宗鉴其黷直，优容之。旋有出守安庆之命。时皖南沦于粤匪，行省侨治庐州。公既至，巡抚翁文勤公夙相推重，檄治营务并护按察使。然以守土官无尺地一民，而军事又日棘，公忧愤成疾，遂陈请开缺。归甫逾月而庐州陷，皖北糜烂矣。公在里两年，又遭平阳会匪之乱，粤匪继至，室庐荡然。先伯兄诒谷以督团战亡。公奉先王父母转徙永嘉诸乡，仅以获全。既而曾文正公开府两江，已克安庆，即驰书招公，先王父命公赴皖。既至，俾总戎政。又权庐凤颍道。时巡抚乔公松年治军临淮，倚公如左右手。

适丁先王母丁太夫人忧，乔公拟奏请留治军，公引礼力辞，归持服。荷泽马端敏公新贻方抚浙，雅重公品学，延主紫阳讲席。服阕，而端敏公擢督两江，遂奏调公自随，有“处为名士，出为名臣”之褒，吴中传诵，以为非公莫克副也。公既至，即檄权江宁藩司。有大事，端敏必与公谘议而后行。会端敏公为奸人所刺，鞠治无端倪，朝廷重其事，命苏抚张公之万、尚书郑公敦谨就狱江宁。有议宽其狱者，公力争不画诺，谓封疆大臣被戕，不得主名，治宜用重典，以伸国法。狱卒定，如公议。曾文正公重浚两江，奏补江宁盐法道。适有旨命保堪胜两司者，文正首以公应，遂擢安徽按察使，迁湖北布政使，移江宁布政使。历官三行省，始终以廉勤自励。每日未旦即起见僚属，极论吏治得失，治官牍率至夜分，不以为劳。在皖，屡平反疑狱，严治吏胥。尝按一骹法吏，藩司某公阴左右之，公力持不移，卒论如律。前后在江宁数年，综剔盐务厘捐积弊，大旨以惩扰民清中饱为本。严而不苛，库储充裕。比去官，积羨钜万计。然是时公已逾六十，精神少衰，每官事繁委，即念前在翰林时文燕从容不可复得，自恨不获久为京官以尽论谏之职。会得湿疾，将请告，适有太仆卿之召。时以藩司改京卿者率以左官为叹，公得报，独大喜过望，以为得遂平生之志，将入都供职。以先墓年久未修，乞假回里谒扫。既抵家，而旧疾复作，遂请解职，时公年六十又五矣。公平生师友，多一时贤达，少年时游京师，尝豫祁文端、倭文端两相国、黄树斋侍郎、邵位西员外论学。既通籍，与张海门编修、王定甫通政、林颖叔方伯、潘文勤尚书、翁叔平相国皆为文字交。及出守以后，则曾文正公、彭刚直公、马端敏公相知最深。性刚，不喜阿谀达官。在鄂时，适总督某素骄倨，公不为屈。及移江藩，而沈文肃公方节制两江，沈贤者，且先仲父门下士也，然雅与曾公不合，而公恒称曾公，以是不愠。又沈公喜用健吏，治命盗重案，一切用竣法，不甚究其情。候补道洪汝奎，素夤缘，尝以讲

学于曾公者也。及事沈公，乃尽舍其尝论而希望风旨，专事刑杀，公恒规切之，以是銜公。会江宁犹马山有命案不得主名，沈公以属洪，则捕路人锻炼定狱。江宁令某，心知其非以告公，公曰：“洪为求官计乃杀人以为迎合乎？”急言之沈公，沈不省。故事，命案定讞，必由藩、臬两司会详，沈公以公持异议，乃径下洪论如法。沈公薨后二年，而是狱正凶因他案牵连败发，两江总督以闻。洪时已超擢两淮运使，遂褫职遣戍，而公以未会详，得免议。又有台州董毓琦者，解天算，譎而无行，自言能制轮船，籍地球摄力行驶，不用汽机。沈公俾试制，而命藩库支银三千两给其资。公知董妄，其船必不成，再三阻之。沈公不可，强令予金。及船成，不能行，沈公内愧，自以养廉赔董款。然用是微与公不合，而洪复隐构之，公以是不能大有所为。公平生论学宗宋儒。为古文辞源溯迂、固而甄综唐宋韩、欧诸家之长，于近代方灵皋侍郎、姚姬传郎中及曾文正公之文尤所服膺。于诗嗜山谷。于词嗜东坡、稼轩。尤喜考辑乡先辈遗文轶事，尝以黄梨洲、全树山《宋元学案》于永嘉诸儒尚未赅备，补辑为《永嘉学案》，以冠所著《瓊海轶闻》之首。又编《永嘉集》若干卷，采涉甚博。精校陈止斋、叶水心二先生集，点勘数过，丹黄杂糅，考论同异，刊定为善本。而公少时以读书过劳，左目微眚。既告归，益以著书为乐，灯下浏览古籍，率尽数卷，用力过勤，右目复昏。比壬辰秋冬间，而两目失明，至是，遂不复观书矣。然精神犹如昔，常静坐命诸孙诵宋人小词以自娱。甲午八月，为公八秩生辰，里中亲友请奉觞为寿。会日人构乱，朝鲜被兵，温州滨海，亦议治防。寿辰既届，遂力辞不受贺。每邸抄至，必召诒让等询战事。闻捷报即色喜为加一餐，或小挫则扼腕不已。盖公别历中外逾三十年，于安攘大略尤所留意。每论道光以来取夷和战始末，深慨林文忠公之忠亮不克竟其用，而全躯保妻子之臣，又屡以款议挠大计，论绝沉痛。东事起，公即谓圣主神武，蕞尔小夷，不足以抗天戈，但冀持之以

久，彼将自弊。至于兵械之楛窳，海军淮军诸将之庸懦不足以应变围敌，则又公夙昔独居深念所私忧不置者。至是果验。呜呼！可以见公之志矣。公卒于甲午十月二十日卯时。次年六月，葬于二十五都云峰山之原。窃念公回翔词馆，以文章风节闻一时，服官数十年，清德善政，昭焯在人耳目，学术纯雅，著书满家，其足以辉映先达，垂示来叶者，不胜悉数。谨就其犖犖大者，综述厥略。至于政绩之详，论著之富，尚当尽发篋藏遗书，撰辑事状，上之史馆，以备甄采，不及尽述也。次男诒让谨状。

按：此文当作于光绪二十一年

先仲父侍郎公行述

先仲父侍郎公神仪俊爽，天资亮直。少与先父太仆公同就傅先王父赠资政公，督课之至严。道光癸巳，甫弱冠，与太仆公同受知学使新城陈侍郎用光，入县学。乙未，举浙江乡试。辛丑，成进士，入翰林。甲辰散馆，授编修。丁未会试，充同考官，得士最盛，若侯官沈文肃、合肥李文忠，其尤著者也。己酉，充广西乡试正考官，旋留督学政。文宗御宇，以曾文正疏开经筵，未几复罢。公疏陈经筵有裨圣学，不当甫行旋止。疏语极切至，上意深为之动，召见华阳卓文端相国，垂询年貌仕履甚悉，盖公之渥受简眷自此始。是时粤匪已萌芽，伏戎四布，焚掠遍各郡。巡抚乌程郑中丞祖琛，素仁厚，不忍治。守令承望风旨，凡悍匪悉置不问。公按试所及，士民受害者控牍累累。公策其必为变，录牍移巡抚，复不省。公不得已，遂具疏上闻。郑闻之大惊，驰急足索摺稿去，而先以各案皆已办结奏闻。未及数月，而洪秀全起事，桂林被围。公在围城中三月，襄办守御，心力劳悴。会援军至，围解，始得咸试。任满，请假回籍省亲。既抵家，而奉会办本籍

团练捐输事宜之命。丙辰，擢侍讲。时太仆公亦以侍讲直上书房，兄弟同官馆阁，以为佳话。寻转侍读，擢左右庶子、侍讲学士，皆以治团留本籍。时粤匪陷苏、杭，浙东西糜烂，惟温州独完。而平阳会匪之变又作，蔓延瑞安，劫掠蜂起。平阳令翟惟本以城从贼。瑞安令孙杰素怯懦，不能治。公言之温处道志勋、温守黄维诰，亦皆不敢颂言剿捕，匪焰遂大炽。公忧之，乃督劝两县绅民逐乡治团，以遏其势。于是瑞安则大港张茂才家珍，湖乡吴大令一勤，平阳则江南杨明经配箴，北港温茂才和箴、和钧等咸集乡民与匪抗。匪以是益恨公。辛酉八月，遂纠党渡江，焚我潘瓊祖居，饱掠而去。公避之郡，复力言之道、府：匪必攻城，宜亟为之备。志不听，反檄黄守至瑞安议抚。未返而匪已犯郡城，志蹙遁匿江心寺。匪入城大掠，攫守印以去。旋复悉众围攻瑞安十昼夜。会闽军至，始解去。公会同闽军统领张观察启煊剿渠散胁，匪始肃清。而粤匪从括苍继至，民团与闽军并力御之，数犯城不得逞，乃遁。同治壬戌，擢侍读学士。公以团练捐输事竣，乃奏请回京供职。既至都，充癸亥武会试总裁。时左文襄方规复杭州，檄周观察开锡摄温处道，倚以筹餉。周，湘人也，有吏才而办事竣急，治厘捐盐税尤苛细，怨讟大兴。公疏陈温处当兵燹后，喘息甫苏，宜蠲苛法，俾得休养生息，而附片劾前时纵匪官吏。章下巡抚，文襄檄周查复。周见公疏内愠，而黄维诰犹在玉环同知任，护前卸咎，并瑞、平令纵寇诸事尽弥缝之，具文申复。文襄不察，据以入告，谓公奏不实，有旨休致。然文襄后闻其事，卒严劾翟惟本遣戍，而志勋以戕于海盗、孙杰以病故免议。摺中尚援公前后疏函为证，盖深知公论之不容诬也。公既去官，适先王母丁太夫人与先王父赠资政公相继弃养，奉讳归里。既而曾文正公开府两江，数数欲申尉荐，公固谢之，杜门撰述，笃志宋永嘉诸儒之学以启迪后进。凡郡邑贤士执经拜门下，即亲为教授，开析芒理，士俗为之大变。李文忠抚吴，请主讲紫阳书院。沈文肃督两江，请主讲钟山、借阴两书

院，又历主上海龙门、求志、苏州正谊及本郡中山、玉尺、龙湖诸讲席。门下著录前后数千人，其显名当世者甚众。公年跻七秩，精神康强，与太仆公优游里第，并以清德高文，崇登大耋，海内望若神仙。光绪乙未，乡科故事得重宴鹿鸣，浙抚崧中丞骏以闻，奉旨准与宴，赏加三品卿衔。庚子秋，刘中丞树棠以明年辛丑科，奏请重宴琼林，奉旨赏加侍郎衔。是年冬十二月十三日，疾终于里第，春秋八十有四。以壬寅十一月十二日，葬于本县廿五都云峰山之原。呜呼！公以文章风节，敷历四朝。当官翰林，抗疏劾穆彰阿，斥为秦桧、严嵩，直声震天下。粤匪之乱，首以上闻，先机虑变，中外钦诵。同治间，开馆修方略，馆臣于枢垣得公摺纸，岁久霉烂，檄浙抚询录全文，而公原稿已毁于会匪，论者惜之。生平嗜学，至老不倦。尤善书，书得东坡神髓，每日晨兴，率临二百字，虽甚寒暑，未尝或间。经史诸子，皆手自点勘，丹黄杂糅，有《止庵读书记》、《吕氏春秋高注补正》等若干卷。诗古体渊源少陵，近体似东坡，词喜稼轩、白石，尤华妙精深。文则兼涉众家，渊懿清雅，出入唐宋，有《海日楼诗文集》若干卷。尝综考乡邦文献，最录诸史，为《东瓯大事记》若干卷。以宋永嘉诸儒周恭叔、陈君举最为纯正，钩稽遗著，为《浮沚年谱》若干卷，《止斋年谱》若干卷，绝精审。又以乡先达家敬轩编修希旦所著《礼记集解》训释精博，手自校刊行世。公德性纯厚，事先王父母孝养备至，与太仆公及先叔父明经公友爱尤笃。治家屏绝纷华，训诸子弟恪遵礼法，而遇人无贵贱贤不肖，一接以诚。其口讲指画，简切平易，不为甚高论。天怀澹定，韵宇弘深，至今乡之父老，犹称道勿衰，是可以见公之行矣。公讳锵鸣，字韶甫，号藁田，晚号止庵。元配叶氏，继配林氏，封夫人。侧室黄氏、张氏、姜氏、林氏封宜人。子九人，长德培，幼殇。次诒钧，光绪戊子科优贡，朝考一等，钦点知县。诒织，光绪乙酉科拔贡，钦点七品小京官，户部湖广司行走，俱前卒。诒

泽，郡庠生，同知銜江西候补知县。诒谏，郡庠生，福建布政司库大使。诒沅，邑庠生，前卒。诒揆，邑庠生，同知銜，江苏即用知县。诒斌，郡庠生。德鸿，幼。女六人，长适刑科给事中山东道监察御史翰林院编修黄岩杨晨。次适直隶州州判乙酉科拔贡平阳张蔚。次适同县周珑。次适平阳宋衡。次适同县项维基。次适同县项恕。孙十二人。从子诒让谨述。

按：此文当作于光绪二十八年或稍后。

光不灭说

自理科之说大白于天下，其至精而不可破者，曰：无不灭，亦无能灭。佛家之言，天地日月，皆如泡影梦幻。是无不灭之义也。而其论性识也，则曰神不灭，则固有无能灭者存焉。欧罗巴儒者之说，亦曰：元质不灭，能力不灭。是亦无能灭之义也。吾执是以推物理，又得其一焉，曰：光不灭。夫光之大原，生于太阳、恒星，而其支流则曰火，曰冷光；其回光则月也，行星也，金、水也。其散在万物，不可殫数也；而人之见而测之，则惟目官是恃。是故目官所见，有一定之度数，凡不合人之目度者，皆不能见。凡大于人万倍以上，小于人万倍以下，人皆熟视若无睹焉，是形度小大之说也。光之生也，有浪，浪之□也，有数。故贯□而转之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自□万转以上□万转以下，人之目亦皆懵然无所见，是光限迟速多少之说也。是人之见光也，以视度。凡视度所不能见，斯谓之灭，而光实何尝灭哉？故日之照于昼也，万物莫不受其光。至夕而日入于地平以下，则光蔽而景灭，为夜。然而玉石之类，有日受日光，夜则能发之。是日光虽蔽，而其光故在也。以是推之，万物之受日光者，必皆有发光之理。特其所受有深浅多少，而为发也，有明暗久暂，人目不

能尽见耳。自日球发现以来，无一日不发光，亦无一日不回光，以至于今，是受光发光固不灭也。至于回光之理，则更无畔涘。光行之速，一秒四十八万里，恒星距地之近者，犹十余年光乃能至，远者或数千年而后至。则假令恒星光有灭，而数千年吾地球始见，其光仍未灭也。反而言之，则吾地球之影，随太阳之光而入恒星者，亦或十余年或数千年始至。是吾地球洪荒上古之影象，迄今有始至于恒星天者，并有至今犹未达也。是洪荒上古之影象，吾地球早以为灭，而其不灭者乃在恒星天矣。是故科学益精，则凡测光之能愈大。望远显微以测之，摄影照相以留之，犹其粗物者也。至照□镜出，而以真空之球发电光，以追摄影象。而凡粗疏之体，光无不入。照相之片，昔所为仅见其表者，以此光照之，则凡形体内状，无不毕见。是影被摄，通表里钜细而无不举；故其显也，亦通表里钜细而无不现也。盖光之为物，至精至莹。而在空气之中，则濛浊所蔽，目不能穷其精微。故尽去气质而为真空，则其照物之能遂大显。然今之所谓真空者，不过去其淡、轻、炭、养、绿诸气耳。其于至精至微西人所谓“以太”者，今人以为于流质、定质、气质之外为第四质，遂无法以去之，是犹不足以尽光之能也。设使科学更精，能于假真空之中，取“以太”之微质，或聚而拘之，或摈而出之，或化而分之，则其发光必万万倍于通物电光，其测照摄取，亦必万万倍于今可知矣。既取□□以发光，则凡今所患濛浊蔽光之物，一切尽去，而凡宇宙内无量物之回光，其远近、深浅、正馀，彼此复杂，□不可□者，皆能一一分析之，某为日光，某为恒星光。恒星之中，又分别其为某星之光，皆能确分区别其异同，摄而留之于影片，无难也。且夫恒星之光至吾地球，吾地球之影迥而至恒星，非但其表面莹莹之辉已也，必并□□之地文地质与一切动植物之现象包举而无遗。吾苟能以“以太”之光分析而追摄之，则测恒星之象，较之今测月球之死火山为尤明。而举凡洪荒以前吾地球早

灭绝不存，皆可籍恒星回光而一一得之摄影而识之曰：此洪荒某世纪之象。一一识别之以诏后世，是非大快之事欤？然则宇宙内之光象，吾目有不能见，而无能灭。故洪荒之象，在今之人以为灭绝已久，万无可见之理矣，而不知其回光之留于恒星者尚确实不灭。而且此恒星之回光，旁射复出，而入于彼星，彼此互相摄影，自一而二、而三，以至于无穷。自无穷又回至于吾□□，则虽以后千万年，此象仍不灭，其理亦确实可信。则光无不灭，亦无能灭，其不确实可信乎？呜呼！微矣！

按：据孟晋先生告，此文写作时间，约在光绪三十一年或三十二年。

与友人论修南雁荡志书

承示吴祁甫书，极论刘氏《南雁荡志》之疏舛，亦颇中其失，然其论有未尽者。刘志之病，在于未究古舆地书义例，徒以编录旧文，有类钞胥。今欲更张，则其义例宜先讲矣。窃谓宜仿释慧远《庐山纪略》（此今所存山志之最古者）之例，成一简要之册，而以游记及题咏别为一集，此近代章实斋《文史通义》所论修郡县志之法可通于山志者，此一例也。否则，或仿宋田夫《南岳总胜集》例，以掌故及诗文散附诸峰名迹之下，虽非唐以前地志旧法，要亦不失为雅整，此又一例也。祁甫于修纂义例绝不论及，而徒致议于卷帙多寡之间，殆犹未窥其本矣。至所举勘核今迹及检校古书二端，则自不缪，但胪举故籍，尚多未备。又引王仪甫《舆地纪胜》一书，检今所传《纪胜》影宋钞本及岑氏刊本，并有失卷。温州在元书列第十三卷，今本适缺。惟明人所摘钞《舆地碑记》内附列温州碑记数条仅存耳。然则就今本王书而论，断无从搜检南雁荡山故实。祁甫非不读书者，乃以耳为目何也？又别纸论《北山志记》原流，其三京亭一条，乃袭弟《永嘉记集本叙》中语，而

所举弟“曾近堂雁山志最完多”一语，似据戴教授所修《永嘉志》中节录拙著《温州经籍志》之文，然拙著针砭曾志极详，《永志》未详录，祁甫亦未见之也。又云“合诸家图赋叙记为一书，始于某氏序述”，此复大误。检王氏《輿地碑记》，温州下有雁荡序述一目，下注：引《雁荡山序》云云。谛审其文，盖宋时地志（若陈益之《永宁编》之类）叙论雁山之论，仪甫约录以备考核，而以序述为之标目，非宋时有雁荡序述之书。祁甫极诋曾、刘二志之疏舛，而此条乃适与彼相类，良足骇怪矣。病后疲倦殊甚，不能详论，谨略就记忆所及，附陈一二，大雅理而董之。幸甚！

按：吴承志祁甫《逊斋文集》（刊入《求恕斋丛书》）卷十二《与陈少文论雁荡山志事》，有“孙中容言近堂书于雁山志乘中最为完多，犹未脱陋习，他可知矣”诸语。题中所指友人，殆即陈少文氏。陈氏名承纮，监生，居平阳顺溪。

浦城县志序

代吕文起先生作

郡邑志之作，盖出于《周礼·地官》土训、诵训之职。所谓掌地图地志以诏事辨物者，固后世輿地家言之权輿也。自宋以来，宇内郡邑，咸有图志。元、明以降，著录尤众。于以稽核方域，咨辨掌故，庶事毕具，三长兼赅。而官斯土者披览编籍，足以徵利害，考兴废。剗繁理剧，类多籍手于是，则地理专家，通于政书矣。宋代邑志之传于今者，惟杨潜《云间志》、边实《玉峰志》数家，率皆详雅有法。至明而韩五泉之《朝邑志》，康对山之《武功志》，煊赫艺林，推为绝作。顾地志之佳，固在纂述者学识之精博，要亦由其都邑繁剧，贤达蔚盛，斯文献综萃，尤易于缀缉耳。使遐陬僻壤，风俗朴塞，虽有五原、对山之文，亦岂能

发其光耀哉！浦城为闽中名邑，山川雄深，士女雅淑。自汉以来，文治大兴。逮宋而西山蔚为一代儒宗。余芳薰播，千载未沫。以视宋之《云间》、《玉峰》，明之《朝邑》、《武功》，殆远过之矣。旧志创于明成化间，自万历以迄国朝，三经修葺，不无疏略。嘉庆间，祖筋斋、梁芷邻诸老重为甄述，最为善本。迄今近百年，久未赓续。前者邑人开局重修，成书若干卷。渭英于己亥春摄篆斯邑，适观厥成。披览稿本，雅洁翔实，足资考证。芷邻先生序前志所谓文富于旧者，殆庶几焉。抑渭英又闻之：宋淳熙间梁丞相克家修《三山志》，吾乡止斋陈先生方为属僚，实佐编纂之役。义例精审，多出其手，陈直斋《书录解题》盛称之。渭英生长止斋故里，今绾绶兹邑而斯志适又成书，先后同符，窃用自幸。惟是抗尘走俗，学识鄙陋，未窥止斋之万一，于斯志之成，亦未能有所裨助，斯则抚卷思古，弥增惭恧者矣！

按：此文作于光绪廿五年

以太篇

太西人痛斥术数之学，如一切选择、堪舆、星命、卜筮与天□家灾异之说全无根据，而华人酷信之，为民智未开之一端。其持论甚精。然此等方术在中国亦间有征验，精于其术者往往奇中，故虽通人达士亦不敢悍然犯之。而西人亦谓考览中史，天文占验在中土自有效应。中有西无，此义不能两立，余尝深思其故矣。盖天地间有最精之微气，西人谓之“以太”，亦曰“以脱”。凡地球外空气包裹，渐远则渐薄，不过数百里即几成真空。惟“以太”则弥漫大千世界，毫无间隙。光电即籍之以传，动植物诸物亦资之以生。天演进化之理，人物体性皆由简而进于繁，即“以太”自然化成，岂真有机匠一一构造之哉？即无机之物如金石

矿质之类，其中亦有“以太”故各有爱憎特性为化分化合之原。人得之为脑气，西人谓人有电气，亦□此也。故凡人精神所专注，便暗中结成鼓荡之大力。西人有梦学，能以术将己之意移入他人脑中，使如我之意发为言语。丁韪良谓彼国实有此事，但须视人之电气多少，不必人人能行。而西书中治心免病法谓“以太”能使人愈病。又谓人有病不可使疑惧，即家人亲友代为忧虑亦能累及病人使增剧者，其理至精，实非漫语。庄子所谓用志不纷乃凝于神及佛书所谓三界惟心造，皆此理也。中国术数家言，自商、周迄今三四千年，沿袭弥盛，数百兆人信之者十逾七八。人人心目中有此一事，其“以太”凝结之深固与鼓荡之力量均不可思议，机动效应吉凶遂随之以生，故其术往往奇中，亦即此理也。而西国民智之开近二百年，人人灼然知此等之不可信，心目全无其事。故以中国术数之学，施之彼土，亦必不验。中国则民智初开，此等见解，必须渐化，不能一旦决撤藩篱，毫无挂碍。即使本人知其不经，而旁观之人代为疑虑，亦能牵动“以太”，招惹悔吝。俗语：“疑心生暗鬼”，信不诬也。

按：此文辑自清瑞安林骏《颇宜茨室日记》光绪廿六年九月初六日所记附录。日记稿藏温州市图书馆。

在艺文学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辞

今天为艺文学堂落成的日子，兄弟到堂瞻礼，躬逢其盛，深为忻幸。又得闻李提摩太先生、苏慧廉先生两位演说开学的宗旨，意在以西国之文明，教训吾温少年子弟，更为感激。吾想吾中国文明开化，远在黄帝轩辕氏教史官仓颉造作书契，而伏羲八卦同后来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并算做吾中国圣经最古的书。都在距今四五千年的光景。西国文明，开于埃及、巴比伦，那金字塔古

碑，都在西历纪元前四千多年的时候。可见东西文明，都开于上古时代，真是遥遥相对呀！苦于那时未有铁路、轮船，欧罗巴洲与吾中国不能相通。虽然，西国《旧约圣经》上有一句话，说：秦人到郇山。大概在中国前汉，西历元年以前。这是中国人到西国最早的事情。而犹太教入中国，亦在那个西汉的时候。至今河南省还有犹太人子孙住在那里，有羊皮写《旧约》的书。这算是西教入中国最早的事情。到了后汉安帝的时候，大秦王安敦贡狮子。大秦就是罗马，现在教皇所住的地方。唐朝的时候，有景教流行中国碑。元朝的时候，成吉思皇帝用兵西方，直到意国、奥国的边境。但是从前交通不便，虽说偶然有人来往，而东西文明还不能彼此传布。仅有中国罗经指南针，相传的话，说周以前已经传到西国。养蚕缫丝的法子，晋时传入西国。到了元初，火器又传到西国。这算是吾中国文明输入西国的事情。明末时候，利玛窦、艾儒略诸位教士《几何原本》同几何格致的书带到中国，经徐光启、李之藻等翻译，盛传于世。本朝开国，南怀仁等又蒙我圣祖皇帝优礼，修定《灵台仪象志》及历法各书，这是历史上西国文明输入吾中国的事情。到了嘉庆以后，蒸汽之学发明，火轮船、火轮车次第造成，从此全球五大洲几万里路程，彼此交通，犹如邻居一般。而西国文明一天盛一天，到今天，无美不备。吾中国人开通的，心中自然很佩服。所以前后翻译出来的书，已有百多种。各处好学的人，都喜欢读西国的书。就是中国皇上，亦下谕旨，教人用功西学，尊重宝贵，同孔子圣经及历朝正史一样。可见天道循环，以前中国文明盛时，有几件事情传到西国；现在西国文明盛了，又有许多学问传到中国。大概地球上万国文明，总要处处开通。但是，一国文明的表征，不在一二个有大名的通儒，要在全国人民个个都有普通知识，程度不相上下。总而言之，国民普通知识，总要人人平均，才能够共同努力，以谋文明进步。如西国文明，在现在算得极盛了，他原因在于无分男

女，无分贵贱，无一人不识字，一切士农工商，都有普通的知识，所以个个人都是有用之材。吾中国地方太大，人口太多。从前科举时代，只有士人读书，但其宗旨又多为猎取功名计，其真正研究有用的学问的人，亦是少数。至于农工商各界，识字的很少。所以讲到普通知识四个字，恐怕士人之中也不能个个都有，工农商更不必说了。到了近来，开通的士人才晓得读西国科学书以启发其普通知识，但是顽固守旧的士人，仍多不能个个都知道西国文明之盛。吾温州虽是通商码头，而地方偏僻，读书人见闻更不能广阔。即兄弟虽少年读过中国经史，而不识西国文字，但看译本的书，总自己惭愧学问浅陋。敝处瑞安近年立有几处学堂，而经费支绌，课程都未完备。恨自己不能一到西洋各国，考察文明政治教化的规模及一切大小学堂的办法，增长知识。现在苏先生开设这艺文学堂，用西洋文明开发吾温州地方的民智，想见苏先生要热心推广教化，不分中西畛域。力量既大，心思又细，各种教科，无不齐全。兄弟登堂瞻礼，如同身到西洋看学堂一样，心中不胜欢喜。至于李先生，是西国有名通儒，向来听见大名，仰望已久。今幸惠临吾温州，把西洋极精的道理讲与吾温州人听，这是极不容易得的事情，所以兄弟带领各学堂教习、学生到这里来恭听教训。兄弟籍此可以开其顽钝，增广教育学识，获益实在不浅。尔等少年子弟，既然有志向学，应当知道仰慕西国文明。此番心领两位先生教训，必须牢牢记在心里。将来用功学问，由平常进于高等，由普通进于专门，开了门径，宏其造就，庶几不负两先生的热心毅力。这是兄弟与吾瓯府官民所厚望，而对于两位先生今日演说的话，益觉感激于怀，永远不敢忘记的了。

按：此文标题为整理者所拟加。据孙氏从侄宣《朱庐笔记》云：“先籀庠伯父在乡办学垂十年，各校开学皆有训辞，其演说稿往往为人携去。兹检得温州艺文学堂开学演说一纸，亦其手稿，

用白话文，因录之。”又检清瑞安林骏《颇宜茨室日记》手稿，知孙氏参加温州艺文学堂开学典礼发表演说之时间，在清光绪廿九年癸卯九月初一日。该日日记云：“…下午一旬钟，偕同人到艺文学堂听讲，…俄焉，道、镇、府、县之官均到会。坐于中者苏惠廉，中左中右均坐以西人。坐稍前者左道宪，右镇宪，其左次为府尊，右次则永邑县主，仲容先生又坐其次。又有数西人则稍居后。徐则均列下座，府、县学之教谕，中学堂之教习都在列焉。英儒李提摩太讲演良久，…三旬钟始散。”

伤寒方论序

同邑郑君缉夫，以儒而精于医。顷以所著《伤寒方论》相示，而属为叙其耑。余受而读之，则缉夫自叙述其义例已略具，而余友王献牧大令叙论医理尤详。盖大令亦善于医者也。余于医懵无所解，愧不能赞一辞。顾浏览旧籍，于中西古今医家原流，间识一二，请与缉夫扬榷论之可乎？盖中国古医家瘳病之方有三：一曰祝由，其原见于《素问》，而术秘无传书。二曰针灸，则备于《九针》，今所传《灵枢经》是也。三曰汤液，则仲景所论著致为精悉，今医家所服膺谄习者也。祝由之术神妙奇诡，与今西儒以太、人电治心免病之说大致略同。针时批导经络，诊辨俞穴，与西国生理学家所论脑气筋动静血管理亦相通贯。灸则籍热力涨缩以收荡滌疏通之用，斯皆与西儒持论多冥符遥契。惟汤液则取金石动植万物以为用，以原质七十有奇论之，其性质殊异。辨爰拒于微茫，校分齐于秒忽，其理万变而不能穷。中医则一切以阴阳、五行、气味、形色分别配属、味咸者必属水而主肾；色黄者必属土而主脾。虽用之亦或奇效，然揆之科学之理，固少疏矣。今者，祝由针灸之学研究者殊少，而汤液则通行于天壤间，

咸奉长沙《伤寒论》为鼻祖。其书虽专论伤寒而实则通赅百病。宋、元以来，笺校者逾百家，缉夫皆博综而精择之。而益以平日所心得者以成兹编，宜其精审详实。以饷世之医者，其足以针盲起废，可无疑也。而余窃愿进之以欧美化学之说，倘更研核质态爰拒分齐之妙，以裨长沙之遗阙，则其获效必有不可思议者。管窺所及，即书之以复缉夫，并质之歉牧大令，或尚以为不谬乎？
光绪丙午腊月籀廬孙诒让叙。

按：此文辑自瑞安郑缉夫先生所著《乞法医书十四种》手稿，其中《伤寒方论》序文为仲容先生手迹，文末钤“瑞安孙诒让字中容”朱文方印。稿现存郑氏后人志强君家。未刊。

三、诗 词

星命某生为余推命颇验，试赠二绝兼以自嘲

同治四年

异书传得李虚中，磨蝎昌黎说命官。贾宋清才足千古，却从季主问穷通。

性海茫茫转劫轮，彭殇同尽几传人。康成自识龙蛇讖，不死何须问谷神。

周伯龙妹倩以明隆武兵科给事素园

李公遗印见示，作诗纪之

光绪六年

赤符季运遭阳九，天挈黄图付神后。江东拥立何纷纷，南下天戈真拉朽。吴淞越踏无完塘，闽海踦踞尚嵎负。却开穷海作行都，诏版飞驰盛除授。李公中翰旧谏臣，谏议当年动旒黻。龙孙琐尾尚优贤，强起家园绾朱纆。行营草创赖筹兵，何止金章烂晷

肘。东山未起时事非，青盖匆匆又南狩。坚城弹指失汀洲，係组孱王马前走。冥鸿从此老云壑，剩有寒铜付传守。自从玉玺归真人，斗宪迁移几章部。故家珍庋尚依然，缪铤精光寒烛斗。大节本无二姓羞，贞金合有千年寿。周郎持示剧惊诧，缪篆屈蟠杂虫蚪。颞泥零落馀残殷，鏽研擎发深黝。科臣衔秩系御营，图志荒讹得绳纠（印文六字曰御营兵科关防，旧图经李公传并不载隆武间有兵科之除，此可以补其缺）。纪年犹仞隆武元，大统颁正龙集酉。（背文右镌隆武元年十一月日八字，即甲申明亡之次年也。）□羊误书劳仇勳，想见仓皇付镌手（背文左镌御营兵科关防行在礼造造二行十一字，礼下夺一部字，而误重一造字，盖□□□□审致误。）闽都沦陷三百年，社屋升迁复何有。素园秋草不胜愁，谁把遗文问螭钮。晴窗椎拓萃古欢，毡蜡丁丁旣印藪。吉金铭识世所希，长护珍文俪尊卣。

题赵捷好汉玉印拓本

光绪九年

缪篆蟠屈如游丝，回文宛转长相思。千年瑶钮土花蚀（一本作兰田瑶钮千年蚀），想见华袿入侍时。姊妹当年随豹尾，昭阳椒殿凌云起。承恩谢表写绸缪，押角颞泥血濡紫。避风台圯秋萧槭，《外传》蛛丝空度阁。若华无日落人间，印纸猩痕尚斑驳。汉苑枯桐落井干，更无燕子啄王孙。未央宝玺沈刖角，剩此鹅肪陶手寒。

送程大令步庭

光绪十二年

胡袄萨宝兴唐前，华风榛塞纷腥膻。屏吏聘貽敢苛诘，嫉邪

谁若程公贤。程公恂恂殊爱士，惠政早知沦百里。鞭蒲不籍示威严，拔薤争传击奸宄。但恃威信动殊族，台徼纷来何却曲。豪酋心折无一词，恶少股栗有三木。清名自在瓯江滨，浮云变幻何足论。此去圣湖明若镜，吾公清节无埃尘。海疆抚馭今须才，万家但祝公重来。愿将輿颂勒金石，不读流行景教碑。

题时文刻本二首

光绪十三年

探囊简练得阴符，巧说褒词利禄途。朴学宁辞嘲狗曲，小言强效赋蝇鬚。青云艳说纒紫绶，缙雾生憎障碧肤。谁信江河流万古，祇应低首拜王卢。

兔园册子枕中储，翔步公卿百不如。一代古文珍腐臭，廿年稽古任轩渠。赵宾小数诬师法，马服庸材读父书。削牍三千竟何用，东方执戟尚公车。

青田端木太鹤舍人，书法遒古，直接晋人，偶见廷 试卷临黄庭经小楷，即题一绝句

光绪十五年

柔毫涩楮写黄庭，晋帖唐枳见典型。云黯栝苍仙鹤去，更无人赋定香亭。

题万年少赠顾亭林秋江别思图纸本并序

光绪十七年

江阴吴冠英所摹万年少赠亭林先生秋江别思图，经程易畴，张厚斋诸先生鉴赏题考，并精妙绝伦。原图今不知存佚，此虽传摹之本，然虎贲中郎，亦足令人神往。光绪辛卯三月，永嘉陆君佑臣持此属题，谨缀四绝句以志眼福。

铜驼荆棘黯江（一作湖）东，雷雨经纶惜道穷。一舸鸱夷向江海，廖天何处弋冥鸿。

山阳当日盛交游，经术张（力臣）阎（潜丘）亦（一作各）胜流。别思满江谁作伴（一作共语），万株衰柳不胜秋。

万生奇士竞披缙，馀事犹能作画师。寥落雄心留尺幅，何如盘礴解衣时？

画图遂副几流传，秘轴埋沈二百年，赖有草窗能著录，却愁过眼总云烟（周草窗《云烟过眼录》所收书画古迹极富，此卷为周自庵阁学旧物，阁学亦富弄藏，故以为况。）

恭谒大日先茔，野田罌粟盛开，见而感赋

光绪十八年

弥望花成海，村农未告劳。露华养灵液，春艳夭夫桃。小草关时局，连塍竭土膏，纵饶千石茜，对此不能豪。

题新始建国铜镜拓本并序

光绪廿一年

鹤亭孝廉以新莽宣子孙镜拓本寄贻，既为小跋，意有未尽，复成四律。时方读季况先生《盘扩诗册》，勉效其体，愧才力蹇弱，未能学步也，并写呈以博一笑。

团圞古明月，脱冶（传钞一作范）二千年。圜纂（一作精涑）鬻（一作徵一作符）鹿斛，珍（一作奇）文证大泉。辟靡（一作红体）修学后（一作日）郾邑中兴（一作赤伏中兴，又一作赤伏献符）前。破涕诵奇语（一作吉语爱三复，一作妙语爱三复），吾将事畜田。

西京（一作都）兴废墟（一作影又一作事），过影又成（一作过眼一奩又一作照彻一奩）虚。旧学存王制（一作鉴齐沿周旧又一作涑齐参周纪），新（一作编）元续汉余。镂文刀（一作金）错似，拓晕（一作影）瓦当如。奇字定（一作知）谁作，元亭倘

察书。

好古郁（一作发）奇想，冥心入渺茫。甄、刘方制作，魏、晋（一作晋宋）几收藏。元锡故无语（一作蘋老无余影），漫文况未详（一作椒□臙古香）。只应头上月，不异汉时光（一作曾照汉官妆）。

窳朽今儒吏，金文萃古缘。篋藏吴、会甲，眼福（一作文字）晋、唐前。考跋（一作跋尾）富（一作商）欧录，光芒压（一作照）米船。中郎双鬓雪，付与仲宣贤。

按：孙氏遗诗，因大都辑自写贻他人之书信，其于诗题，辑者往往参以己意，或拟加，或节取所见书信序跋之文以为题。故同一诗而各本题目多异。此诗《籀廬遗文》辑得二首，题作：“鹤亭孝廉以新莽宜子孙镜拓本寄赠，既为小跋奉求董正，意有未尽，复成二律。”又如“新罗山人龙梅图，维扬马氏故物也，叔方姻丈属题”，《籀廬遗文》作“新罗山人龙梅图，维扬马氏故物也，叔方姻丈从永嘉故家得之，遂为所藏书画之冠。承示属题，谨成小诗，籍志眼福，并求海正。”即如“题雁塔圣教序”，《籀廬遗文》则作“题董临禊帖”，亦有不同。他若买陂塘词，《籀廬遗文》题作“题瓯江话别图”，孟晋先生改从“洪海筹大令入都展觐，出瓯江话别图属题”，书眉又手书别著：“瓯江话别图为海筹题，时海筹入都展觐”具见钩稽之迹。他不缕举。

自题顾亭林集校本后

光绪廿四年

岂愿区区王佐学，苍鹅哀怨几人知？流离幸早一年死，不见天骄平郑时。

万里文明空烈火，人间尚有采薇篇。临风掩卷忽长叹，亡国于今三百年。

按：孙氏《亭林诗集校正》跋云：“…呜呼！兰畹剩馥，桑海大哀，凄迷填海之心，廖落佐王之学。景炎蹕去，空伤桂管之虫沙；义熙年湮，犹署柴桑之甲子。捐兹一掬之煤食，恐化三年之碧血。偶付掌录，读之涕零。后之览者，倘亦亮其存楚之志而恕其吠尧之罪乎？”署名兰陵荀羨，盖避违碍也。可与此诗参看。

题焦山定陶鼎拓本二首并序

光绪廿五年

汉定陶鼎，阮文达送藏焦山，与周无专大鼎同为一代奇宝。余同治辛未、甲戌两游金、焦，曾手拓二鼎并瘞鹤铭、唐经幢诸石刻，古缘骈萃，其乐无量。迄今近卅年，追忆昔游，忽如春梦。中年早衰，无复远游之志，对此旧拓，为之怅然。光绪己亥正月，养痾家居，适若川持此属题，即成两绝，并记之以质若川。

陶陵祭器尚流传，大礼尊崇濮议前。丁、傅剪除元后寿，宗彝零落二千年。

残铭瘞鹤传元白，大鼎无专斟茗香。三到名山事氎蜡，卅年春梦醒黄梁。

挽丁松生丈

光绪廿五年

中年孤露感余生，父执彫零涕泪并。百载厉、杭应抗席，一家坡、颍自齐名。霁皇温綍褒嘉惠，羸敝穷檐洽颂声。便坐谈经几回首，吴山千里梦痕醒（某于丁丑岁谒丈于里第，得观秘藏之盛，今廿余年矣，感念畴昔，为之恍然）。

文澜高阁矗南天，零落中经劫火前。散尽万缣收秘册，集成百衲补残编。篋藏重见吴、汪盛，家学今闻迈、过贤。厚谊一鸥

尤感琢。墨书开卷更潸然（诒让著《墨子闲诂》，从丈假影写吴文定手钞本，校正讹字甚多，私心尤感也）。

题吉日癸巳石刻二首

光绪廿六年

昆仑西母事微茫，黄竹歌成已耄荒。不有骅骝千里足，只愁徐偃是真王。

铭琢弇山迹已芜，空岩马镫费传旒。笈中一卷游行传，校得殷周六历无？

题李癖研先生楷柅灵飞经遗迹并序

光绪廿六年

吾乡李子毅先生以书名嘉、道间，旧墨流传甚少，顷从先生从曾孙漱梅、幼梅昆仲见所柅灵飞经遗迹，敬题一绝。先生为隆武遗臣李拙子巡漕族孙，遗印尚存，故附及之。庚子十一月。

清道妙墨洗双瞳，晋帖唐柅入眼中。一握寒铜认隆武，珍储犹见旧家风。

自题《变法条议》后

光绪廿七年

光绪辛丑，天子将更法自强，广求众议。友人属为具稿，乃以周礼为纲，西政为目，成此册篇。陈古割今，讵以杜守旧者之口，与诂经属文谊例不能强同。偶存此副，遂示家塾子弟。即题八绝句，用代跋尾。端阳后五日书。

六典周官炳榻策，辘轩绝域更搜书。中西政礼元同贯，始信荆公太阔疏。

太平经国细参详，王道由来足富强。重见始元论盐铁，昔年星散几贤良（戊戌变政，持议者多举制科，未试而党狱兴矣。不

佞以陈右铭中丞、瞿子久学使荐，亦厕名其列，陈尚未识面，盖得之党人某也）。

锲舟誓论陋儒冠，急就奇觚属草难（某君索稿甚急，乃杜门旬日，成此册篇，愧不能精备也）。纵是屈平能制法，却愁腾怨到椒、兰。

百年礼乐未嫌迟，微、管经纶亟救时。周室成均汉街弹，承平治教此芟兹（更法条目繁夥，要当以学堂为根柢，警察次之。盖学堂储立法之材，且开守旧者之蒙固，警察则使法之必行而祛积弊，无此而徒议变法，无益也）。

党狱纷纷士气伤，秋荼禁网到文章。兰陵祭酒杜门久，犹有新书法后王。

绵蕞孙通世所宗，议郎博士自雍容。中兴事业由图讖，作奏何劳属葛龚。

午贯姑榆战教宗（午贯姑榆，见《秋官》壶涿氏。景教十字，与彼相类。盖中西大方术家皆有之），漫天飞旋苦连烽。杀机金火终当尽，要看潜霆起蜚龙（火器之烈，于今已极，揆之天时人事，必有废绌之日，其在屯学发微、黄种将兴之际乎？臆见如是，书以为券）。

东西瀛海匝环球，行见隆平接盛周。中外文明倘同轨，岂徒閎侈说齐邹。

按：此诗又一真迹，为永嘉王氏收藏，跋尾云：“光绪辛丑，天子将更法自强，博求众议。盛杏荪宗丞属余具稿，谨以周礼为纲，西法为用，为书四十篇以贻之，陈古割今，聊以塞守旧者之口，于诸经无事也。书成，即成绝句八章，用当跋尾。适廷玉仁兄以素楮属书，遂录以呈政，不足当大雅一笑也。”此本首章“绝域”作“绝国”，“政礼”作“政法”，次章“参详”作“推详”，“论盐铁”作“议盐铁”，间有异文。又按：孙氏写交《变法条议》

后，盛宣怀以故未敢呈之清廷。后孙氏于光绪廿八年将此书由瑞安普通学堂刊行，改题《周礼政要》。

赠王雪璞并序

光绪廿七年

雪璞富而劬学，儒而精医。光绪辛丑夏五，小儿患痰搐，乞君治之，一药而愈，以诗奉谢

长沙法乳得传薪，肘后奇肱若有神。悬识玉函能阐秘，却看锦祿已回春。鸡癩贱药时为帝，龙藏名方可活人。三世古经今阙，何当怀槩共君论。

新罗山人龙梅图，继扬马氏故物也，叔方姻丈属题

光绪廿八年

乾、嘉昔承平，禹莢富淮左。轺辇甲东南，大农资转毂。人物竞昌丰，文儒蔚风雅。就中数甲族，尤推扶风马。昆从盛文藻，园林洗尘堞。雅燕题华襟，觞咏媵瑶斝。高阁玉玲珑，万卷恣恣写。献书满中秘，晁、陈逊颺夥。余辉被草木，奇醜亦云夥。老梅似卧龙，散作花万朵。鳞而奋欲飞，风霜几扬簸。孙枝多横斜，旁出尤婀娜。新罗老画师，吮毫槃礴裸。十尺裁吴绡，濡颖快挥洒，为梅传喜神，香痕迷真假。刘、袁诸名贤，题跋纷璨璫。妙墨各瓊敷，遮篇竞珠泻。何年落人间，逝景譬石火。叶君雅嗜古，鉴藏盛粉社。玉躔压米船，璇题富妣笥。古缘欣駉萃，眼福忽到我。把烛读题词，几忘绛蜡地。思古心欲狂，诧奇口屡哆。昔贤逸难攀，纷纷几来者。愿君永护持，虹光照虎庠。悬此猩屏间，真龙倘来下。

叔方姻丈属题阳明先生书简真迹并序

光绪廿八年

旧见铁冶亭尚书刊人帖，内有阳明矫亭说石，闻在京师。庚子兵燹，不审尚存否？故附及之

冶亭人帖劫余灰，短札犹觐救世才。莫作寻常名迹论，愿将学案补南雷。

武侠文儒迈等伦，象山宗派得传薪。救时微、管空晞慕，毕竟英雄是学人。

题宋契二徐说文注

光绪廿九年

大徐严谨小徐精，绝学江东两弟兄。惆怅南朝佳令仆，北来寂寞作经生。

题赖山阳《外史》

光绪廿九年

延钊谨按：赖襄字子成，日本安艺人，文政间布衣，著《日本外史》二十二卷，有保岡孚初刻本及久保天随重校印行本

日本赖山阳所著《外史》，纪载翔实，文章绝类《史记》，《丰臣民纪》尤似《项羽本纪》，所记明代援朝鲜事，足补正史，偶题四绝。

尾张奴子亦人豪，金瓯千枚霸府高。剪薶群雄如草薶，却留黧叟怖儿曹。

僑觚封册沈维敬，疏率援藩宋应昌。毕竟李奎能剧战，猴奴垂尽恨苍茫。

大坂重城奉淀君，剧愁睽子不能军。钟铭方广寻常事，兵燹翻成沮楚文。

百战雄图一霎空，摩天大佛委回风。偶留写象高台寺，不及它

家东照宫。

送郭漱霞赴湘鄂调查矿务

光绪三十一年

矿学榛芜几百年，奇书蟬蠹地员篇。越山金锡推天府，可有吴王解铸钱。

曲突何人识远谋，铜官今已遍遐陬。无穷地宝长局籒，枉费司农仰屋筹。

昆弟君家各振奇，崢嶸棣萼照华楣。稻生锻灶消长日，谁识雄心在救时。

西行饱看楚山青，万里江流接洞庭。此去布帆定安稳，蓬窗细读矿人经。

题埃及古石刻拓本四首

光绪三十三年

升菴岫嵒纷售伪，黔徼红崖亦渺茫。谁识西航聚赆外，一拳古石见鸿荒。

七诫摩醯著录初，西来景教此权舆。沮苍文字重瀛隔，犹有佉卢别体书（延剑谨按：此首有作“六书微义象形始，画犬豕乌旨不殊，谁识重瀛文教隔，沮苍字例竟冥符”。字句大异，兹就所见两存之）。

朝日隆仪亚甲传，撒根古记五千年。奇文佚礼烦甄考，远在羲和柳谷前。

盘敦纷纷集五洲，富强大计杞人忧。摩挲翠墨神犹王，何日皇文勒介邱。

西湖感怀

光绪三十三年

弱冠趋庭梦影中，先人讲席久尘封。卅年剩有孤儿泪，重到吴山作寓公。

学界飞腾万少年，故乡兰芷更翹然。镜中短鬓都成雪，合向西湖酌冷泉。

题雁塔圣教序

延钊谨按：近于郡城某氏家见先徵君手书便面录此诗，并识云：余旧题雁塔圣教序绝句之一。盖题句不仅一绝也。俟再访补。

北碑南帖各分疆，姜考桑评著录详。解向怀仁寻法乳，莫将姿媚薄鐘王。

题陶藕於焚香读易图

键帷静对一炉香，古义荀虞子细商。欲向九师问飞遁，神山海上意苍茫。

品茶图

图无题名，绢素黯漶，笔墨精妙，当为南宋画院李、刘、马、夏诸人之作也。

图谱宣和最绝伦，中兴画院更纷纶。李、刘、马、夏烦参证，奇迹于今比凤麟。

德寿春深曲宴成，龙团宣赐味逾清。行都乐事旧图画，潼酪凄凉五国城。

白雁南飞下越山，残缣从此落人间。收藏携李东南冠，押角

颀泥入绢殷（图有天籟阁藏印）。

陆经姚品校籀精，东海图书富百城。愧我画评殊未读，珍图
眼不知名。

虎溪三笑图为兰庭题

莲社高朋托契深，褰襟一笑对疏林。定知驯虎非顽石，解识
参禅出世心。

赠卮莲律师

永嘉法乳久消沈，旷劫茫茫证道心。净业三观传宝薤，梵文
四谛细珠林。定知喻筏谭玄妙，却愧研经结习深。莲社何年容把
臂，丹铅同校慧琳音。

题杨雪沧静观图并序

雪沧志芳行洁，耽嗜文史，前与同事学务，深资襄助。迺复寄迹
永嘉书局，主人陈君，亦佳士也。顷以玉照属题。偶忆南宋永嘉四灵
与书贾芸居陈起游。陈为刊诗集。余前见宋槧江湖小集百家，册尾题
临安棚北陈解元书籍铺发行，即芸居所刊，故附及之。

太息时艰笑独醒，新书喜对鬓毛青。临安棚北寻陈起，定有
清吟续四灵。

题胡雪帆念藻图

琼卮兰芽长玉蕤，怆怀萱荫泪如丝。中年我亦伤孤露，愁忆
寒灯课读时。

买陂塘

洪海筹大令入都展覲，出瓯江话别图属题

忆丁年、雪山盘马，河源曾探星宿。歌饶新入阳关道，燕领锦衣如许。携手处。泛一叶、沧波渺渺同飞渡（丙戌南归与君同渡海）。珂乡小住。恰鸳梦方浓，骊歌忽唱，相送又南浦。天涯路，惆怅江云拥树。临歧又作豪语。悬知眉黛春山远，添得别离情绪。珍重祝。看转瞬、黄金肘后辉华组。灯花喜报，料理七香车，早来迎取。莫任香衾负（宿祝依宋袁斐轩词韵）。

苏武慢

光绪辛卯、蒙自杨稚虹大令得岳忠武王玉印于武林，持示属题。

时大令移摄鄞篆，并以送别。

小截鹅肪，深含猩晕，手泽摩挲犹馥。中原传檄，北伐哦诗，印徧剡藤千幅。玉楮文孙，金陀祠宅，珍庋几时零落。共绍兴宝玺，沈霾桑海，不曾刳角。天付与、朗映仙凫，飞来灵鹊，健羨贤侯清福。剧治荣移，琴鹤同携，想见斗牛光烛。何日重逢，绵绶纓花，定喜新符剖竹。更细梳螭扁，谱续吾邱，商量著录。

按：此词书件真迹，原藏乐清张氏。瑞安杨绍廉跋尾云：“右孙籀庠先生手题岳忠武玉印钤本，调寄苏武慢一阙，为吾瑞前令杨稚虹物，今流落金陵市肆，为吾友张君云雷所得，为之惊喜累日。先生著作等身，刊刻传世者大都发挥经义，斟注周秦诸子，考正龟甲金石文字之书，生平题跋诗词多不存稿，此亦吉光片羽，洵可宝贵。云雷夙服膺先生之学，又搜访先生遗墨甚勤，一旦得此，非徒翰墨奇缘，抑亦乡邦韻事，遂喜极属为跋尾而忘予之疏陋也。甲寅瑞安杨绍廉识于江宁矿署。”